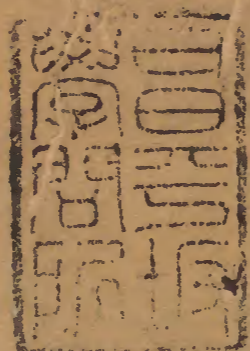


心法眼藏



漢書門	一〇〇	九	類
	七	三	函
	一	〇	架
	六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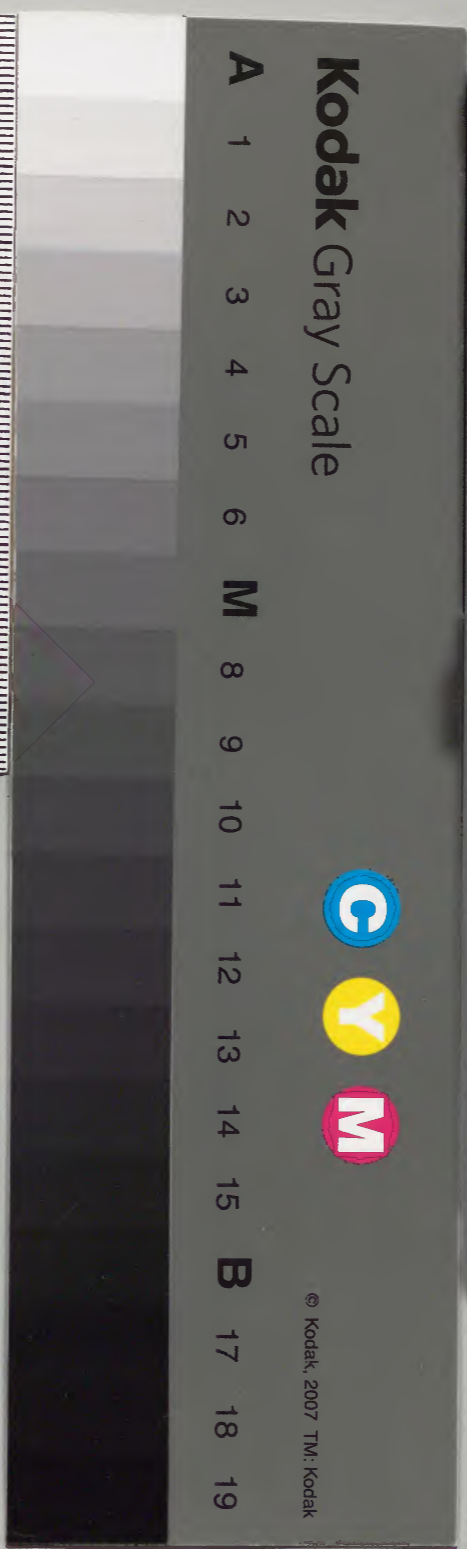
漢書	一〇〇	九	類
	七	三	函
	一	〇	架
	三		冊

下之二

釋家九号

共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19
	冊數	6 (6)
	函號	211 29



正法眼藏卷下第二

淺草文庫

秘魔巖和尚常持一义九見僧來遂提起又云甚麼
 魔魅教汝出家甚麼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又下死
 道不得也又下死速道速道後霍山聞遂訪之纔見
 未禮拜便攬入懷去師乃拊山背三下山拍手云師
 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
 報恩明和尚問二禪客上座近離甚處云都城曰上
 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
 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
 二人無對

妙喜代曰和尚謾某甲不得某甲亦謾和尚不



得復曰即今莫有道得相謾句者麼若也道得

許汝跳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

慈明和尚問顯英首座近離甚處曰金鑿曰夏在甚處曰金鑿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鑿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鑿曰先前夏在甚處座曰和尚何不領話曰我也不能勘得汝教庫下供過奴子來勘且點一盃茶與汝濕口

懶安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揔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卻傍家走忽々如渴鹿趁陽酸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

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瀉山三十來年喫瀉山飯倚瀉山屎不學瀉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々地趁亦不去也汝等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宝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來一切善惡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恁麼扶持便得如是汝若覓毫髮即不見故志公云內外追尋覓揔無境上施爲渾大有

趙州問僧曾到此間麼云曾到曰喫茶云或不曾到亦曰喫茶去院主云和尚爲甚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州日院主主應喏州曰喫茶去保福云趙州慣得其便
端師子因僧問羶羊未生角時如何曰怕僧云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又放牛歌云牛々々休々々更莫牽犁拽把任經冬夏春秋無繩無索無準無鈎朝來放向荒郊去杳杳無蹤休更休
大龍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曰即汝是云如何領會曰更嫌鉢盂無柄那

夾山示衆云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自己雲門云蝦蟇鑽你鼻孔毒蛇穿你眼睛且向葛藤裏會取妙喜曰夾山梁生招箭雲門認賊爲子雖然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黃龍南和尚示衆云有一人朝看華嚴暮看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席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箇即是良久云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古有充宿不赴堂侍者來請趣堂宿云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云和尚不曾出入宿云你祖去問取

莊主者纔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其喫油糍
保唐和尚因杜相公問弟子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
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日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日
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
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日從
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日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
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焉
誠禪師在荆南玉泉奉事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
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日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
秀日佗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五祖
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

恩汝等無滯於此可往曹溪質疑他日回復還爲吾
說說便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
衆日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誠出禮拜具陳其事
祖日汝師若爲示衆對日常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
長坐不卧祖日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
何益聽吾偈日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
頭何爲立功過誠日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日吾
若言有法與人即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
聽吾偈日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
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誠聞偈海謝即誓依
歸乃呈一偈日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其具如法還

不淨祖然之尋回玉泉

翠巖真和尚示衆云不見一法是大過家山河大地
日月星辰色空明暗不是一法拈起拄杖云九夫見
拄杖喚作拄杖聲聞人見拄杖認得頑空撥無拄杖
菩薩人見拄杖幾曾挂著牙齒飢來喫飯困來打睡
寒來向火熱則取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恁麼說
話笑破土地鼻孔僧問如何是佛曰同坑無異土云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曰五通賢聖云學人不會曰舌至梵天問如何是
學人轉身處曰一堵墻百堵調云如何是學人著力
處曰千日斫柴一日燒云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曰渾

家送上渡頭船

黃蘗在南泉爲首座一日捧鉢向南泉位上坐泉入
堂見乃問長老甚年行道蘗曰威音王已前泉云猶
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蘗便過第二位坐泉休去滌
山云欺敵者亡仰山云不然須知黃蘗有陷虎之機
滌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雪竇云可惜王老師只見
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即便
於第二位坐令黃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
取南泉

妙喜曰何待問他甚年行道纔入堂見他在主
位便捧鉢向第二位坐直饒黃蘗有陷虎之機

擬向甚處施設

佛鑒和尚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迂義州以兩
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
不動如何不取於相見於不動去法眼云日出東方
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
岳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如或未然不免更
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鳥飛五
兔走纜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々淮濟浪
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云諸禪德還見如如
不動麼

墮禪師初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後歸河北

結菴長坐積二十餘年不見情容及遇六祖門人策
禪師游方届于河朔聞墮曾參黃梅菴居歲久自謂
正受策知墮所得未真乃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曰
入定曰汝言入定有心耶無心耶若有心者一切蠢
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
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曰既不見有
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
墮無語良久問曰師嗣誰曰我師曹溪六祖曰六祖
以何爲禪定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
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禪生無住離住
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

隍聞法要遂捨菴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從垂開抉
隍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
夜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
道也後回河北開化四衆
巖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巖頭便
禮拜後有僧舉似洞山山云若不是豁公大難承當
頭聞乃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
手擡一手搦
明招和尚示衆云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
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族向
上一路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所見誠

實苦哉拋却真金隨群撮土報諸幼子莫謾波波解
得他玄猶兼瓦礫不如一擲騰過太虛只此靈鋒阿
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擬欲吞聲不消一鏹
三角和尚僧問如何是三宝曰禾麥豆云學人不會
曰大衆欣然奉持

子胡云三十餘年住子胡二時粥飢氣力麤无事上
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

妙喜曰不得作佛法商量不得作世法解會汝
諸人還會麼

南院問僧近離甚麼處云袁州曰來作甚麼云特來
禮拜和尚曰恰遇寶應不在僧便喝院曰向汝道不

在又唱作甚麼僧又唱院便打僧禮拜院曰遮捧本
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行瞎漢叅堂去
黃龍南和尚示衆舉永嘉禪師道游江海涉山川尋
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
諸上座那箇是遊底山川那箇是尋底師那箇是參
底禪那箇是訪底道向淮南兩浙廬山南嶽雲門臨
濟而求師訪道洞山法眼而叅禪是向外馳求名爲
外道若以毗盧自性爲海般若寂滅智爲禪名爲內
求若向外求走殺汝若住於五蘊內求則縛殺汝走
故禪者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實非虛不見道內見
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瞥然與麼去兮月落西山

更尋聲色兮何處名邈

馬祖住傳法院日常坐禪讓和尚知是法器在問曰
大德坐禪圖甚麼曰圖作佛讓乃取一塲於彼菴前
石上磨祖曰作甚麼曰磨作鏡祖曰磨塲豈得成鏡
耶曰坐禪豈得作佛耶祖曰如何即是曰如人駕車
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祖無對讓又曰汝學
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
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
坐相非達其理祖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
用心即合無相三昧讓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
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曰道

非色相云何能見曰心地法眼能見無相三昧亦復
然矣曰有成壞否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
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何
壞復何成祖蒙開悟心地超然待奉十秋曰益玄奧
長沙和尚遣一僧去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
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云不可
更別有也僧回舉似長沙沙示一偈曰百尺竿頭坐
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
是全身僧問只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曰朗州山澧
州水僧曰不會曰四海五湖皇化裏

妙喜曰要見長沙更進一步若有人問如何進

遮一步我待款々地與你葛藤

芙蓉訓和尚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
汝還信否訓曰和尚誠言何敢不信曰即汝便是訓
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訓於此有省
法眼云若無後語何處討歸宗

真淨和尚開堂示衆云問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
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乃垂下一足云昔
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
切賢聖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
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即且止印在甚麼處
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符若不見

而我自收遂收足乃喝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
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
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汝諸人去也故我
大覺世尊昔日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
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克文
於東震且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
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一畫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
等皆當作佛

趙州和尚問南泉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向山
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指示泉曰昨
夜三更月到窻雲峰悅云若不是南泉洎被打破蔡

州

無業國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
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云大德師回
首祖曰是甚麼師忽領悟便作禮祖曰遮鈍漢禮拜
作甚麼

晦堂和尚示衆云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
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
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胸中物既在胸不安之
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
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六祖因二僧對論風幡一云風動一云幡動祖曰不

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竦然聖峰云大小
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乎上座侍次巖齒峰云
我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

妙喜曰要識乎上座麼畢因翫月紋生角要識
雪峯麼象被雷驚花入牙

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
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與麼會又爭得修云某甲
只與麼和尚又作麼生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於
此有省保寧勇頌云石城親切問同參不話東西便
指南明暗兩條來往路依佈屈曲在煙嵐
法雲杲和尚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曰周秦漢魏

問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意
旨如何曰赤心片云若是學人即不然曰汝又作
麼生云昨夜擡頭看北斗依佈却似點糖糕曰但念
水草餘無所知

蘇溪和尚僧問如何是定光佛曰鴨吞螺師云還許
學人轉身也無曰眼睛凸出

香巖端和尚示衆云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
在充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座

天柱慧和尚因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
無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
示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云會麼自己分上作

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雖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鳥窠和尚因侍者會通一日欲辭乃問汝今何往曰某甲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云日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云如何是和尚此間佛法鳥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侍者因此大悟大瀉秀云可惜遮僧認佗口頭聲色以當平生不知自己光明蓋天蓋地

妙喜曰恁麼批判也未夢見鳥窠在

泐潭準和尚因侍者告辭遂撥筆書偈云鳥窠吹布毛老婆爲侍者今古道雖同寶峯不然也二月三月時和風滿天下在處百華開遠近山如畫歧路春禽喧高巖春水瀉頭頭三昧門虛明周大野好箇真消息書送汝歸舍衲僧末後句噫是何言欵

趙州和尚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五祖演頌云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焰々擬欲問如何分身作兩段僧云上至諸佛下至螻蛄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州曰有業識在真淨頌云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南和尚住黃蘗時示衆云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

時如何衆人下語皆不契末後真覺勝和尚云猛虎
當路坐南首肯

石門聰和尚示衆云各々英雄丈夫兒堂堂物我更
何疑見前歷歷明如日展縮當人示疾時超然不得
長空路獨脫禪光得自知多聞方便談今古濟物須
彰閃電機良久云去々西天路迢々十萬餘僧問若
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三門佛殿如何轉曰我向汝
道汝還信麼云和尚誠言安敢不信曰遮漆桶
汾陽和尚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
同真邪正不辨縑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决斷
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々斷故射

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
生是十智同真与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
三摠同參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
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云與其麼人同得
入与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
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物同
叅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
者不吝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
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

妙喜曰汾陽老子末後若無箇面目見在一場
敗闕雖然如是未免喪我兒孫喝一喝

保壽和尚開堂三聖乃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
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雲峯悅
云臨濟一宗掃地而盡因甚麼卻到遮裏驀拈拄杖
云甚麼處去也真淨頌云探騎飛來棒下寧瞎人翻
蒲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真如
頌云法眼持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眾疑將軍令舉
群夫駭直得盲聲徹四夷

長慶嗽和尚示眾云弥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
乃說偈云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
無有可得看佗恁麼道也大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
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

諸子生死事大使須薦取莫為等閑業識茫茫蓋為
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
咄云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有一字與人汝請吾再
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眾中建立箇賓
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為初心爾

芭蕉清和尚僧問如何是提婆宗曰赤幡在左問賊
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曰屋裏有
一網破草鞋云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曰汝若
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曰千年茄
子根云出興後如何曰金剛努出眼

大安幹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羊頭車子

推明月

巖頭共羅山尋塔基次到中路羅山忽然喚云和尚
頭回首云作麼生山以手指日遮裏好一片地頭唱
云瓜洲賣瓜漢又行三二里歇次羅山禮拜問和尚
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來又不肯洞山頭云是山
云和尙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云是山云
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甚麼虧缺頭良久云
洞山好佛只是無光羅山便禮拜

妙喜曰巖頭父子雖善暗去明來子細點檢將
來未克髑髏敲磕

石霜性空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若人在

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曰
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為人東語西話空喚沙弥
拽出死屍著沙弥即仰山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
井中水源出云癡漢誰在井中山又問瀉山如何得
六根門頭各頓去祐曰若悟了根無不頓曰祇如
性空和尚道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如何出得
又作麼生祐曰我有箇方便出得曰未審和尚如何
出得祐召慧寂山應喏祐曰出了也仰山於此有省
住仰山後謂衆曰我耽源處得名瀉山處得地
雲蓋智和尚示衆舉趙州問僧向甚處去云摘茶去
州曰閑乃頌云道着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

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又示衆云唯一堅
密身一切塵中現雲蓋今日千山鬱茂鳥獸嘶鳴百
花競發萬木抽枝盡是諸佛箇个真如汝等諸人游
山翫水直須急着眼睛莫被伊謾

世尊因有外道問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
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
道去後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
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天衣懷頌云雙鋒覆護兩俱
摧迷雲從此豁然開收得劫初鈴子後輕々一振動
雲雷

永嘉大師初到曹溪乃遶繩床三匝振錫而立祖曰

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
生大我慢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
生了无速乎曰體本无生了本无速祖曰如是如是
師方具威儀作禮湏臾告辭祖曰返大速乎曰本自
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
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无生豈有意耶祖曰无意誰
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
徑山国一禪師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師在
内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
中見貧道

妙喜曰不向四威儀中又如何見国一

德山和尚小參示衆云今夜不答話有問話者三十
捧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
打某甲山云汝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山曰未跨船舷
好與三十棒大瀉詰頌云高提祖印踞寰中孰肯當
機定吉凶不是新羅遠衲子爭教千古振清風
雲居膺和尚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曰從妄想有
僧云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膺便休去僧不肯雲
門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得待伊道想出的一錠金得
麼拈拄杖便打

高亭簡和尚初參德山隔江見德山在江岸坐乃隔
江問訊山以手招之簡豁然開悟便橫趨而過更不

渡江遂返高亭住持

真淨和尚示衆舉印宗法師問盧行者云仁者在黃
梅有何言教旨趨傳授盧曰彼指授者唯論見性成
佛不說禪定解脫无念无爲宗云何故不說禪定解
脫無念无爲盧曰况是二法不是佛法不二之法宗
云如何是不二之法盧曰如仁者講涅槃經明見佛
性是名佛法不二之法諸禪德彼時小巧禪道早是
中半了也如今叢林多是唯論禪定解脫無念無爲
且道六祖底是如今底是分即是不分即是若分去
有違有順有是有非若不分又不辨邪正埋沒我宗
乘譬如世間道路有直有迂有險有善其行路者可

行即行可止即止大衆還識泐潭老僧癡良久云將
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曹山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
出涅槃經云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云道也大
殺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云灘下接取

妙喜曰甚麼處去也

百丈和尚九叅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退老人
亦退忽一日不退丈遂問面前立者復是何人老人
云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
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云不落因果後五百
生墮野狐身今請代一轉語遂問云大修行底人還

落因果也無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
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乞依亡僧事例丈令維
那白衆云食後送亡僧食後丈領衆至山後巖下以
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丈至晚上堂舉前因
緣黃蘗便問古人錯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
轉不錯合作箇甚麼丈云近前來與汝道蘗遂近前
與丈一掌丈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鴻
山作典座司馬頭陀舉前話問鴻鴻乃撼門扇三下
司馬云太癡生鴻云佛法不是遮箇道理鴻又舉問
仰山云黃蘗常用此機鴻云天生得從人得曰亦
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鴻云如是如是真淨頌

云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人人盡道休
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真如頌云大冶洪爐烹佛烹
祖規模鎔盡識者罔措

寶公云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雲門云
你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有
山河大地來是你每日把鉢盂噉飯喚甚麼作飯何
處更有一粒米來

天聖泰和尚到琅琊覺和尚處覺問埋兵掉鬪未是
作家匹馬單槍便請相見泰指竟云將頭不猛帶累
三軍竟打一坐具泰亦打一坐具竟接住云適來一
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泰云伏

惟尚饗竟拓開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泰云賦
過後張弓竟云且坐喫茶

長沙和尚因竺尚書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未
審佛性在阿那頭曰莫妄想書云爭奈動何曰會即
風火未散書無對長沙卻喚尚書書應喏曰不是尚
書本命元辰書云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箇
主人公也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書云與麼則揔不
祇對和尚莫是弟子主人公否曰非但祇對與不祇
對時從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乃示偈曰學道之
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
喚作本來人

妙喜曰即今祇對者既不是本來人却喚甚麼
作本來人良久曰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白雲端和尚示衆云如我按拍海印發光拈起拄杖
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今日盡向法華拄
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
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
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天台
說臨濟下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
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箇正
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
法輪大衆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衲僧秤子秤一箇

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半分錢且道那箇不
直半分錢良久云但願春風齊着力一時吹入我門
來

王常侍一日治事次米胡至侍乃舉筆示之米曰還
判得虚空麼侍乃擲下筆入宅更不相見米胡致疑
明日憑華嚴和尚置茶筵次設問昨日米胡有何言
句便不相見侍云師子咬人韓獪逐塊米纔聞邊出
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侍云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
云請常侍奉侍乃豎起一隻筋米云遮野狐精侍云
遮漢徹去也大瀉詰云米胡雖然如是且只得一椀
常侍云遮漢徹去大似看樓打樓大瀉即不然常侍

雖是箇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
要且出他圈穢不得當時待他擲下筆但向道我從
來疑著遮漢

臨濟和尚在黃蘗會裏因首座勉令問黃蘗如何是
佛法的大意蘗遂與二十棒如是三次問每蒙賜
棒乃告辭首座曰幸蒙慈悲令去問訊和尚三度發
問三度喫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座曰汝
若去須辭和尚了行濟遂禮拜退座先到黃蘗處白
曰問話底後生甚是如法已後爲一株大樹蔭覆天
下人去在若來辭和尚願垂提誨濟乃辭黃蘗蘗曰
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必爲汝說濟到大愚處問

甚麼處來云黃蘗來曰黃蘗有何言句濟遂舉前話
復問云不知過在甚麼處愚曰黃蘗與麼老婆心爲汝
得徹因更來遮裏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云元
來黃蘗佛法無多子大愚扭住曰遮尿床鬼子適來
道有過無過如今却言黃蘗佛法無多子汝見箇甚
麼道理速道速道濟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
汝師黃蘗非干我事濟回黃蘗處見來乃曰遮漢來
去有甚了期濟云只爲老婆心切遂舉前話蘗
曰遮大愚老漢饒舌作麼生得他來云要他來作麼
蘗曰待他來痛與一頓濟云說甚麼待他來即今便
喫隨後便掌黃蘗曰遮風顛漢却來遮裏捋虎鬚濟

便喝藥曰侍者引遮風顛漢參堂去瀉山問仰山臨
濟得大愚力得黃蘗力仰山曰非但騎虎頭亦解把
虎尾

益官和尚問座主蘊何經論云華嚴經曰華嚴經有
幾種法界主云略而言之有四廣說則重重無盡益
官豎起拂子曰遮箇是第幾種法界中收主良久官
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
下去

妙喜曰雨段不同收歸上科

大梅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
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

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
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卻臨濟棒吹雲門
曲應趙州拍擔仰山鋏驅瀉山牛耕白雲田七八年
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扶助唱
歸田樂糞羹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年蠶麥熟
羅睺羅兒與一文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頭
上戴纍垂云見後如何曰青布遮前云未見四祖時
爲甚麼百鳥啼花獻曰富与貴是人之所欲云見後
爲甚麼百鳥不啼花獻曰貧与賤是人之所惡

古靈和尚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福州大中寺受業
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
役一日因澡身命靈去垢靈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
佛不聖其師回首視之靈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
師又一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靈觀之曰
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其師置經
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靈曰某
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
請為說法靈乃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
塵躰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
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留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
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
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
悟道雲峰悅云然膏肓之門不足以發藥雲峰今日
且作死馬醫汝等諸人皮下有血麼

雲門問卧龍明已底人還見有已麼龍曰不見有已
始明得已又問長連床上學得底是第幾機龍曰第
二機門云作麼生是第一機龍曰緊峭草鞋

妙喜曰騎賊馬騎賊隊借婆帔子拜婆年

終南山政禪師因唐文宗好嗜蛤蜊蚶海官吏進
亦勞一日御厨中有擘不開者帝以為異因焚香禱

之乃開即見菩薩形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
合篋以羨錦賜興善寺衆僧瞻禮乃問群臣此何祥
瑞因詔師問師云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信心
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
帝云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云陛下觀此爲常
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云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
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大悅得未曾有勅天下寺
各立觀音像

汾陽昭和尚示衆曰凡一句語須三具玄門每一玄
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
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或先照後用且要共汝商

量先用後照汝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汝作麼
生當抵照用不同時汝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
大道之源曰掘地覓天云何得如此曰不識取幽玄
問如何是賓中賓曰合掌菴前問世尊云如何是賓
中主曰對面無儕侶云如何是主中賓曰陣雲橫海
上拔劍攪龍門云如何是主中主曰三頭六臂擎天
地忿怒那吒撲帝鐘

通禪師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六
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
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註別
說三身即各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各四

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
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
求者終日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
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
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
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
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通禮謝以偈贊
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
形起修皆妄動守住歷真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汚染
名

臨濟和尚問龍光不展機鋒如何得勝龍光據坐濟
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龍光乃瞪目曰夏濟以手指
曰遮老漢今日敗闕也

妙喜曰可惜龍光放過遮漢雖然如是也須救
取臨濟老漢始得

保寧勇和尚示衆云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即頭
角生大衆頭角生了也是牛是馬又頌雲門須弥山
云萬仞峰頭立大乖須臾眨眼落懸崖通身不損毫
毛者天上人間安敢埋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說佛說法拈椎豎拂白雲萬里
德山入門便捧臨濟入門便唱白雲萬里然後恁麼

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遮箇說話喚作婆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万里僧問不昧當機請師直道曰捏聚放開又示衆云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利劍擲虛空大棒打充鼠雲巖掃地次道吾云何得太區々生巖云須知有不區々者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巖豎起掃帚云遮箇是第幾月吾便休玄沙云我當時若見向伊道正是第二月雲門云奴兒婢殷勤真如云將勤補拙此三句語一句可以定乾坤一句可以驗衲僧一句可

以接初機諸人還揀辨得麼若揀辨得出許汝親見慧光若辨不出莫道慧光山勢峻隔江遙望碧雲閑洞山初和尙示衆云舉唱宗乘闡揚大教須得法眼精明方能鑿辨緇素切緣真妄一源水乳同器到此難分洞山尋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觀之又觀乃辨真偽若不如是何名善知識夫善知識者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方名善知識即今天下那箇是真善知識諸禪德參得幾箇善知識來也不是筭閑直須參教徹覩教透千聖莫能證明方顯大丈夫兒不見釋迦老子明星出時豁然大悟與大地衆生同待成佛無前後際豈不暢哉雖然如是若遇明眼衲僧也

好劈脊便捧僧問維摩掌擎四世界未審維摩身在甚麼處曰在閻梨後底云爲甚在學人後底曰還我話頭來問絕點無蹤時如何曰尖斗量不盡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曰駱馳渡漢江問如何是親切一句曰達麼無當門齒
德山到瀉山挾襖子直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人便具威儀再入相見瀉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背卻法堂著草鞋便行瀉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甚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瀉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

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妙喜曰二尊宿恁麼相見每人失却一隻眼
妙喜示衆云古人道大智無分別大用無理事如月印千江似波隨衆水且那箇是無分到底大智那箇是無理事底大用莫是問一答十辯瀉懸河是大智麼莫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掀倒繩床喝散大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擬議思量劈口便禪之類是大用麼若作這般見解莫道我是衲僧便做他衲僧門下提破草鞋掣骨董袋底奴子也未得在善知識實悟實證而大法不明爲人時未免以自悟自證處指似人瞎却人眼况無悟證

學語之流、瞎人眼、不在言也。此事大難、沒量大人到這裏、无插足處。你小根、无知魔子輩、如何敢造次、開大口。你試靜處坐地、微細揣摩、你方寸裏、還實到不疑之地也。未若實未到、我却賞你放得過、把得定、不受人走作。這般底、喚作地獄、萍十方施主、一粒米、一莖菜、將來供給、你只要你道業成就、同趣佛乘、求異世他生福報、道業不明、如何消得。你諸人、决欲紹繼此箇門風、直須心境一如、方有少分相應。你莫見我、說怎麼事、便閉目藏睛、做死模樣、硬差排、心與境一如。這箇、你伎倆、如何差排。你要得真箇心境、一如麼、直須啐地、拆剥地、断。

拈却髑髏裏、作妄想底、將第八識、断一刀、自然不着差排。你不見巖頭和尚、有言、纔有所重、便成窠臼。你諸人、一生在叢林、參尋此事、無所得者、不在言也。其間多有頭白齒黃、坐在窠臼裏、一生出頭不得、都不知非。向古人言句上、得些滋味者、以奇言妙句為窠臼。於經教中、聲名句義上、得滋味者、以經教為窠臼。於古人公案上、得滋味者、以古人問答代語、別語、抑揚語、褒貶語、為窠臼。於心性上、得滋味者、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為窠臼。於寂默無言、無說處、得滋味者、以閉目藏睛、威音那畔、坐在黑山下、鬼窟裏、不動為窠臼。於日用動轉施為

處得滋味者以揚眉瞬目舉覺提撕爲窠曰謂法不在言語上不在情識上不在辛勤施爲處錯認業識爲佛性於此得滋味者以擊石火閃電光爲窠曰如上所說皆於得滋味處有所重若無大丈夫氣槩退步知非即以所重處便作奇特想玄沙想安隱想究竟想解脫想作如是等想者佛出世亦不奈何教中謂之癡闇惑何以故爲你癡故執邪爲正爲你闇故墮在所重處不能動轉若於心无所起於法无所着則无所重無所重則自然赤骨力地无欲無依於法自在你即今便要怎麼相應亦不難但於心平等無所染著如何是染著作

衆生想佛想世間想出世間想求出離想求佛智想皆名染著你但向欲起未起時猛着精彩一躍跳出來此心朗然獨脫纔覺怎麼便轉向上面去自然頭上明物物上顯得到怎麼田地亦不得采顧着若采顧着則有所重纔有所重此心即滲漏矣只名滲漏心不名平等心謂平等者善與惡等皆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聖等量與無量等躰與用等這箇道理唯證者方知諸人若未證直須證取證得了方得名爲真出家兒若心不證向心外取證此名出家外道不堪爲種草此心廣大无分別無邊表塵沙諸佛成等正覺山河大地萬象森

羅皆不出此心此心能與一切安各立字一切與
伊安各立字不得故諸佛諸祖不得已隨你顛倒
着箇名字喚作真如佛性菩提涅槃強立種種差
別異號爲你衆生界中見解偏枯有種種差別故
立此差別名號令汝於差別處識取此無差別底
心非是此心有差別也所以僧問馬祖如何是佛
祖曰即心是佛你若實證實悟有何差別你若不
悟求奇特解會不實證實悟不信此心決定是佛
只此即心是佛便是差別因緣佛言欲以譬喻而
顯示終無有喻能喻此說箇廣大已是限量他了
也况以限量心欲入此廣大境界縱然入得如持

蠡酌海一蠡縱滿能得幾何然只這蠡中之水未
入蠡時即是無限量底水爲你境界只如此大生
滿足想故此無限量境界亦隨你器量滿足非是
大海水只有許多故佛有言譬如大海不讓小流
乃至蚊蚋及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此水喻
心蚊蚋阿修羅喻大小差別此心身上本無若干
差別汝但不起諸見識取此心種種差別亦自識
得矣先聖尚不許執此心爲實心外更有什麼實
底物爲你作障難我今拖泥帶水亦是不得已爲
提獎嬌兒抚怜愛子老婆心切故牽枝引蔓你莫
記我說底便以爲是今日恁麼說明日又卻不恁

五法眼 卷二 下三十一
麼說你認恁麼、我却恁麼、你不恁麼、時我却恁麼、你向那頭尋我住处、唯我亦自不知住处、佗人又如何尋得、這箇是活底門戶、死卻見行、方可入作、而今學人、將少分精進、禮佛持誦、戒身口意、以爲資糧、希求證取、有什麼交涉、大似癡人埋頭向西走、欲取東邊物、轉走轉背、轉急轉遲、此是無爲、無漏無功用大法門、若起纖毫取證心、則背馳矣、如何欲憑此小有爲功行、便擬希求、所以古人見得太近、故云、我坐地看、你究取、又云、我立地看你、究取、即不曾教你起模畫樣、積功累德、希望成道、縱你希望得成、纔成即壞、徒自疲勞、你莫見恁麼

道了、便撥無因果、作地獄業、以平常無事、喚作無佛法知見、飢來喫飯、困來即眠、以此爲無修、證以此爲无功用、且莫錯會、好荷擔此事也、須是箇渾剛打就生鐵、鑄成底漢、始得、豈容你小根小器、造次承當、不見臨濟三度問黃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後得大愚點破、忽然大悟、不覓尖聲云、噫、元來黃蘗佛法无多子、愚云、你適來覓有過無過、而今却言黃蘗佛法无多子、你見箇甚麼、便恁麼道、臨濟於大愚肋下、捱兩捱、愚遂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吾事、你諸人參禪、還得恁麼也未、雲菴和尚頌云、資糧更不着些、歧路年深恐轉賒、直下

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花、又頌臨濟悟旨云、
便言黃蘗無多法、大丈夫兒豈自乖、脇下兩拳明
有信、不從黃蘗付將來、又端和尚頌云、一拳之倒
黃鶴樓、一踢之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
流處也風流、據遮兩箇充漢頌、便可承嗣臨濟、作
他兒孫、真不忝、竊古來幸有恁麼躰格、如何略不
着些眼腦看、是箇甚麼道理、此事如青天白日有
甚麼遮障、諸方有奇特差別、海蟲兒禪曲之折折
此語、又是討他那語、又是識破遮語、又是不上他
鈎線、不入他圈穢、遂語又是偏正回互、遮語又是
尊堂有諱、不敢當頭、又有一種、以楞嚴宗鏡龍濟

偈語所說眼見耳聞、無非是心、更非別法、引通玄
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之類、爲證、謂
之根脚下事、謂之基址、謂之綿密地、你不妨會得
好、若恁麼會、豈不是認物爲心、既是你心、又要認
他作麼、又有一種、將臨濟三玄雲門三句、逐句解
說、以傳燈廣燈祖師言句、各分門類、以一塵纒起
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現盡大地、
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若人識得心、
大地无寸土、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咸是妙明真心、
中物之類、配爲躰中玄、函蓋乾坤句、以三脚驢子
弄蹄行、鋸解秤椎、火裏蟬螻、吞大虫、文殊起佛見

法見取向二鐵圍山、東山水上行、北斗裏藏身、九
語言注解不得處、便道蚊子上鍊牛、無你下嘴處、
如此之類、謂之句中玄、截斷衆流句、如踏著秤推
硬似鍊、踏破草鞋赤脚走、飢來喫飯、困來打眠、山
是山水是水行、但行坐但坐、大盡三十日、小盡二
十九、如此之類、謂之玄中玄、隨波逐浪句、豈不見
汾陽和尚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
親、一句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此老子明
明爲你指出臨濟骨髓、却來逐句下解註、謂三玄
三要事難分、是揔頌得意忘言道易親、是躰中玄、
一句明、該萬象、是句中玄、重陽九日菊花新、是

玄中玄、此是前輩中具大名望、有真實悟處、而大
法不明、無師承、杜撰如此、瞎衆生眼、其餘得貶之
流、不在言也、想汾陽老人、未肯點頭、在分明白你
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
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恁麼道了、更將鉢盂安
柄、莫道你負大名具大辯才、有大智慧、便是達磨
大師出來、作這般去就、政好捉來活埋、免致教壞
人家男女、一盲引衆盲、問莫三要却注解不得、便
將同德山托鉢巖頭末後句、南泉斬猫兒、百丈野
狐話、歸宗斬蛇、大隋燒畬、趙州勘婆子、勘菴主、睦
州擔板陳操尚書、勘僧玄沙、敢保老兄未徹、在洞

山道即太煞唯道得八成達磨隻履西歸如此之類皆謂之末後句便引洛浦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九聖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謂之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任你學者逞盡神通呈盡伎倆我只一向把住不許你謂之牢關直待舉立僧住院密室口耳傳授如斯之類自毀正因返行魔說又有一種道南泉斬猫兒百丈野狐歸宗斬蛇大隋燒畚趙州勘婆子勘庵主之類謂之建立門庭本無恁麼事貴要羅籠學者又有一種以偏正回互爲宗旨如洞山與雲居過水次洞山問水深多少云不濕山云麓人雲居却問水深多少

云不乾謂水譚濕而當頭道濕不能回互謂之麓人雲居却云不濕是觸譚而不能回互洞山道不乾乃有語中無語何謂有語不乾是何謂無語不乾是不乾乃是濕是活語能回互不觸譚故也又以黑白圈兒作五位形相以全黑圈兒爲威音那畔父母未生空劫已前混沌未分事謂之正位以二分黑一分白圈兒爲正中偏却來白處說黑底又不

得犯着黑字犯着黑字即觸譚矣更引洞山頌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謂能回互只言三更三更是黑初夜是黑月明前是黑不言黑而言三更初夜月明前是能回互不觸譚以兩分白一分黑圈

兒爲偏中正、欲來黑處、說白底、而不得犯白底、消息云、偏中正、失曉光、婆逢古鏡、不言明、與白而言、失曉與古鏡、是能回互、明與白字、而不觸諱、蓋失曉是暗中之明、古鏡亦是暗中之明、老婆頭白、不說白而言老婆、白在其中矣、能回互白字、故也、又說正中來、頌云、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或云、出塵埃、謂九有言句、皆無中唱出、便自挾妙了也、無不從正位中來、或明或暗、或至或到、皆妙挾、涌宗九一位、皆具此五事、如掌之五指、無少無剩、兼中至、謂兼黑兼白、兼偏兼正、而至何謂至、如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乃在途、爲人邊、亦能回互、妙在躰前、兼中到

謂兼前四位、皆挾妙而歸正位、謂之折合、歸來、炭裏坐、亦是說黑處、而回互黑字、不道黑而言炭、或者又謂曹山有言、正位者、即空界也、一向無物、偏位者、即色界也、內有種種諸雜萬像、兼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即真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無正無偏、故云、虛玄、要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須是審詳、辨明當體、又說五位、皆三字成句、偏正上下、回互而不犯中、即正位也、說理說事、教有明文、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不、若果如是、討甚好、曹山邪、又引浮山作大陽真讚、曰、黑狗爛銀蹄、自註云、此語正位中有偏位、黑狗是

正位爛銀蹄是偏位白象崑崙騎自註云此語偏位
中有正位於斯二無礙自注云此語不墮有無二邊
所以洞山云不落有無誰敢和木馬火中嘶自註云
妙挾然雖妙挾而虛玄唱道也似遮般說話須教你
燒頂煉臂發誓願不得妄傳然後分付亦謂之未後
句師舉了遂彈指云好掩彩底禪若是皮下有點血
底還肯喫遮茶飯麼我且問你臘月三十日四大相
將解散平昔記持學得底還回互得麼回互時還著
意也無當恁麼時心識已昏如何回互既回互不得
定撞入驢胎馬腹中隨業受報當此之時欲觸諱作
麁人亦不可得况能敵他生死邪又有商量洞山示

衆云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
作麼生功之時作麼生時有僧問如何是向山云喫
飯時作麼生如何是奉云背時作麼生如何是功云
放下鋤頭時作麼生如何是共功云不得色如何是
功云不共向時作麼生謂趣向此事答曰喫飯時
作麼生謂此事不可喫飯時無功勳而有間斷也奉
時作麼生奉乃承奉也如人奉尊長先致敬而後承
奉向乃功勳之所立才向即有承奉之義答曰背時
作麼生謂此事無間斷奉時既爾而背時亦然言背
即奉之義蓋奉背皆功勳也功時作麼生功即用也
答曰放下鋤頭時作麼生把鋤頭是用放下鋤頭是

無用洞山之意謂用與無用皆功勳也亦是無間斷之義共功時作麼生謂法與境敵答曰不得色乃法與境不得成一色正用時是顯箇無用底無用即用也若作一色即是十成死語洞山宗旨語忌十成故曰不得色乃活語也功之時作麼生謂法與境皆空謂之無功用大解脫故曰不共乃无法可共不共之義全歸功勳邊如法界事之无礙是也你面前無我我面前無你所以夾山道此間無老僧目前无閣梨是也如此之說皆趨向承奉於日用四威儀內成就出世間無不周旋謂之功勳五位你道他古人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此有甚奇特唯是口傳心授底

葛藤既不如是且古人意畢竟作麼生妙喜爲你下箇注脚也要諸方檢點不見汾陽道面目見在一任揀取故淨名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又首楞嚴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古人一言半句雖是垂慈皆在未荷已前着到如三玄三要四種料揀十智同真亦是遮箇道理妙喜怎麼說不是貶剥諸方且要箇中人辨明縑素而已又有一種也不在言語上也不在古人公按上也不在心性上也不在玄妙上也不在有無得失邊如火相似觸着便燒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信手拈來超今越古一句來一句去末後多一句便是得便宜以遮船底只是弄箇業識癡團

便謂無因果、無報應、亦無人、亦無佛、飲酒食肉、不礙善提、行盜行媼、無妨般若、如此之流、正是師子身中虫、自食師子身中肉、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是也、有一種商量、故人公案、謂之針線工夫、又謂之郎君子弟禪、如商量女子出定話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云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菩薩、爲甚麼出得女子定、云与女子有緣、下語云、冤有頭、債有主、又有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以出不得、罔明无意、所以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應錯、无意求時、卻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爲

甚麼、出得如虫禦木、又云、因風吹火、又云、爭奈女子何、邪解、甚者至於作入定勢、又作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天、數聲、伏惟尚饗、拂袖之類、冷地看來、慚惶殺人、又芭蕉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商量云、你若是遮般人、我与你說遮般話、謂之與你拄杖子、你不是遮般人、我當面換却你眼睛、謂之奪却你拄杖子、下語云、量才補職、又云、看樓打樓、又有商量道、有無與奪、是擒縱、學者似恁見解、如麻似粟、如上所說、皆口傳心授、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非唯自謗、亦乃謗他、故人此是諸方學得底海蟲兒、禪諸上座、還信

得及麼、不見道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識取鈎頭
意、莫認定盤星、我遮裏是海蚌禪、開口便見心肝五
臟、羌珍異寶、都在面前、閉却口時、何處覓伊縫罅、不
是強爲法本、如是諸上座、光陰可惜、各、趁色力強
健、猛著精神了取、莫愛佗奇特、處處賺誤人、雜毒
在心識裏、佗時後日、莫道得力、只死時也、死得不瞥
脫、更說甚麼、敵他生死、世間無明煩惱、却有有限量、一
念識破、則當體寂滅、惡知惡見、法塵煩惱、无限量能
障道眼、使得你心識、晝夜不停、謗佛法僧、造地獄業、
雖是善因、返招惡果、果有智慧大丈夫、漢方識得破、
不被他作惱、不見雲門大師有言、盡乾坤一時將來

着你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
把老僧打一掴、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麼
道理、直饒你向遮裏明得、若向衲僧門下、好推脚拆、
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充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汚
我耳目、你若不是箇手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
第二機也、又不見羅山和尚有言、玄門無法、不立紀
綱、若欲討尋聲前、看取諸佛子、真心無定、真智無邊、
我若縱遮兩片皮、從今日說到盡未來際、鈎鎖連環、
相續不斷、亦不借佗人氣力、此是人人分上、各自具
足底事、添些子不得、減些子不得、佛祖得之、喚作大
解脫法門、衆生失之、喚作塵勞煩惱、然得亦不曾得

失亦不曾失得失在人不在法故祖師云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欲得見前莫存順逆你禪和家箇念得還曾略著
意理會麼祖師安箇名字謂之信心銘只要諸人信
此廣大寂滅妙心決定不從人得故中間有言一心
不生萬法無咎無咎无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
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又云大道體寬無易无難
又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你但
信此一心之法不可取不可捨便好向遮裏放身命
若放不得是你根性遲鈍臘月三十日不要錯怪充
漢時熱久立喝一喝下座

正法眼藏
卷第終

